

倉橋由美子 著 沈曼雯 譯

聖少女

嘗試將不可能的愛·亂倫的愛聖潔化



聖少女

倉橋由美子 著 沈曼曼 譯

新雨出版社

聖少女

作 者 倉橋由美子

譯 者 沈曼雯

編 輯 張喬玫

主 編 王紹庭

發行人 王永福

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

地 址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 (02)2978-9528 • 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 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 11954996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初版

定 價 240 元

SEI SHOJO by Yumiko Kurahashi

Copyright © 1981 by Yumiko Kurahash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1 by Shinchosha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miko Kurahashi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Keio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電子信箱：a68689@ms22.hinet.net

初次拜讀作者這部最後的少女小說，為了正確解讀其意可是煞費苦心。因為這是一個令人不想碰觸的話題，違反了固有的倫理道統，逕向禁忌挑戰。

青澀苦悶的青春，只因為「我喜歡，有何不可」，為了恣意揮灑青春，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少年可以只憑一時興起就演出「性暴力」或「搶劫」等事件。觀其成長背景，「父不疼、母不愛」者有之，「家境富裕、天之驕子」者亦有之。時代遽變，社會思想體系及價值觀之轉變尚未純熟到足以因應所有考驗，造成層出不窮的社會亂象。由於作者這部小說不是探討校園暴力，故只以一、二頁篇幅著墨於男女主角的學校生活。光是如此輕描淡寫，男女主角的個性就鮮明地躍然於字裡行間。

隨著劇情的鋪陳，越讀越令人焦躁不安。作者安排了兩組「亂倫」案例（父與

女，姊與弟），正因為違反社會風俗根深蒂固的既定觀念，所以女主角在札記中為使不可能的愛聖潔化，於是捏造出一個虛構的牙醫 PAPA。而男主角和姊姊撲朔迷離的關係，透過「作家」的揣測——兩人可能不是親姊弟，那兩人的男歡女愛就是「吹皺一湖春水」了。閱讀這部作品有閱讀推理小說的樂趣。原本以為M的出現證明了未紀的小說全是子虛烏有，一顆懸著的心稍微放下，因為這麼一來就不需背負原罪，只是一般的男歡女愛。

誰知第二本札記的內容，卻使整個劇情峰迴路轉，結果還是不可能的愛。

作者在結尾時，依然採取「罪與罰」的處理方式，因為不見容於社會大眾的思想，亦不見容於自己的良知。原來良知才是最可怕的懲罰啊！

譯序 ◆

一個令人不想碰觸的話題 III

沈曼雯

PART ONE 1

PART TWO 75

PART THREE 157

PART FOUR 209

關於倉橋由美子的《聖少女》 267

森川達也

編輯後記 ◆

曖昧的道德衝突 273

張喬玟

PART ONE



初次與未紀邂逅是在某個秋日週末的黃昏，就在虎門附近的路上。那時我們三人駕車急驅（這群伙伴的事、我的事、這天我們成功冒險的事等，留待他日有機會再述）。正確地說，那時我們邊緩緩開車邊聚精會神數著皺巴巴的紙幣。等抬頭一看，發現有個白色的東西飄向我們，於是停車一探究竟。那就是未紀。我連忙打開車窗、探出頭。

「妳打算搭車嗎？」

「請讓我搭一程。」

「妳要到哪裏？」

「到哪裏都可以。」

「妳在搞什麼飛機啊？」愛斯基摩人（伙伴之一）倉惶地抓起一疊鈔票塞進口袋。我們以充滿警戒的眼神注視這個像白貓的闖入者。她一個人就占領了駕駛座旁邊的座位——原本坐在那裏的侯爵（伙伴之一）翻筋斗滾到後面的座位——灑脫地翹腳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未紀。未來的未，糸字旁的紀。」

現在我無法想起那時未紀的臉。只殘留一張沒有意志與感情、蒼白、橢圓形的臉，或是大如明月、閃爍著黑色瞳孔的記憶。描寫未紀的容貌、體態或服裝有何意義嗎？我咒罵那些為未紀貼上許多詞彙、將其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小說家。我反而想遣詞用句使未紀透明化，將她從讀者的眼前抹去。總之，看不見未紀沒有關係，只要能相信她的存在即可。不過，至少我有義務幫未紀素描。我想起這天未紀穿了一件白色針織外套。粗毛線纏繞編成繩文式土器花紋的寬鬆外套，搭配同樣毛料的圍巾。外套下面是銀色緞子的中國服裝。再下面（我的想像）就是被黑色內衣可憐兮兮纏繞起來的裸體。就這個少女而言，為何黑色內衣暗示著楚楚可憐的氣息？隱藏其背後的莫非是被刨空的、可怕的暗黑？從那時起，我對未紀的肉體開始頑固地神秘化。那天未紀和我們一起去橫濱，我們用我們的作風來暢遊，到了早上未紀就消失蹤影了。

就這樣和未紀認識了幾年。在這段期間，一直到最近，和未紀見面的次數寥寥可數。而且在這個大都會能有這樣的機緣可說是僥倖。我的生活軌道和未紀的完全是相反的方向。高中二年級

結束時，我因某個事件而遭退學處分。不過，後來順利進入大學。之後又是學連、安保、闖入國會、逃亡、遭逮捕……這些事情與未紀的生活完全風馬牛不相及。未紀在那段期間又是如何生活呢？我想像力的地毯因尋找未紀而起毛球了，被裹入裏面而動彈不得。例如，在某個冬天，一月裏難得一見的滂沱大雨中，濕及膝蓋而跟丟了未紀。像箱子的黃土色都營電車如平日一樣數部發車的路面，被雨的水花包圍，看似港口。計程車發出兇暴的吼聲，揚起水霧像魚雷艇飛馳而過。我以濕淋淋的腳踩過其間，尋找白色長筒靴的腳、年輕女神的腰。又有一天，我試著按照未紀寫給我的號碼打電話給她（她說：除非有緊急重大的事件，否則絕對不要打這隻電話）。耳際出現的是年輕男人處理工事的聲音。你好！這裏是××警察局……

後來我能夠靠近未紀，觸摸其手與秀髮，是因為數月前發生某個事件。就像所有事件那樣，這個事件的外貌也可以從報紙上窺見一二。A報紙的記載如下：

轎車的母女一死一傷

〔橫濱〕七日午後八點左右，在橫濱市金澤區富岡町一九二五的橫須賀街道，東京都港區赤

坂青山南町大學生宮下未紀（二十二歲）駕駛的轎車，與栃木縣下都賀郡桑絹町××司機（四十六歲）載著大谷石（一種淡綠色火山灰凝成岩）的大貨車迎面衝撞，轎車被撞得稀巴爛，一旁的母親操（四十三歲）撞到頭部當場死亡，未紀頭部的重傷要治療兩個月才能痊癒。肇事原因是未紀的車速太快，沒有注意到前方來車。

另一家報紙的標題是「女學生開車橫衝直撞」。報導的內容大同小異。簡言之，這只不過是層出不窮的交通事故中的一例。頭部受傷的未紀在事故後喪失了部分過去的記憶，這也是交通事故後屢見不鮮的失憶症之一例。我立刻到醫院探望未紀，被厚繃帶纏繞頭部的未紀給人從未知行星墜落地球的印象。最令人吃驚的是她暫時無法說話，連簡單的動作也無法表達，殘破不堪，簡直像個毀壞的自動娃娃。未紀不單喪失了過去的記憶，連言語也是，因此破壞了被創造出來的「自己」。我幾乎每天都去醫院（當然未紀無法辨別出我是誰），陪著未紀走向復原之路。未紀像記得直立步行的猴子開始跨出她的步伐，隨著她再度使用言語，我和未紀之間建立起奇妙的、抽象的，而且非常安定的友情。由於未紀沒有想起昔日我的事與她自己的事，所以在她的面前，我

只不過是事故後才存在的人物。我們恰似沒有下半身的兩個裸體軀幹雕像，以沒有過去的軀體互相凝視著對方。

未紀還沒有恢復記憶就出院了。就在出院的前後幾天，我無法去探視她。（這件事在故事的開頭就應該寫的）今年夏天我要去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。原本上個月的月底就該啟程。但因為簽證出了問題，現在我整個人懸在半空中，繩子有可能被切斷，留學的希望也可能完全落空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幾天前「美國大」突然把我叫去（我們把曾經去搖其門示威的美國大使館稱做「美國大」），詢問我過去是否曾經參加共產黨。我心平氣和地回答沒有。「美國大」說要展開徹底的調查……因此，我無法和未紀見面。某個午后，有人打電話給我。當我在管理員辦公室前面拿起話筒時，耳際傳來的是未紀的聲音。那是符合剛出院的病人，缺乏力氣與表情、不靈活的聲音。

「是我。未紀！」

「啊！我以為是『美國大』打來的電話。」

「什麼是『美國大』？」

「美國大使館。我出了一點麻煩，簽證一直下不來。現在是關鍵時刻。因為前科敗露……」

「前科是指什麼？」

「妳不認識單字嗎？詳情等見面時再說吧！妳出院了吧？妳的腦海還是空白一片嗎？」

「是啊！不過與空白的感覺稍微不同。腦海裏好像塞滿像膨鬆的砂之類的東西。不過，和你沒有什麼關係。像毀壞的砂漏器……」

「……什麼時候可以見面？」

「後天或大後天下午你來我家。事實上，今天早上我寄了一樣東西給你。是我的札記。希望你能夠看一下。好像是已死去的未紀所寫的札記。我毫無頭緒……簡直就像是從沙漠的遺跡中挖掘出來的奇怪碑文，我想請你幫忙解讀。」

聽到這個聲音時，我有種恰似被利刃割到的不安感覺。坦白說，我認為它是有某種決定性意義的遺書，把它開封時，我和未紀的關係就真相大白了。例如我認為過去的未紀對我有某種意志——隨著自己的妄想，我把它叫做愛——她已表明了嗎？同時我也認為讀了那本札記後，會確實

地撲殺這種妄想。

那本札記在晚上八點左右以限時專送送到。未紀的札記如下展開，我越讀越充滿恰似無重力圈的困惑。



現在我正在流血哦！PAPA。為什麼？是因為誰的緣故？是因為 PAPA，而且是因為和 PAPA 做愛的緣故。當然！……我想過是否要打電話給 PAPA 告訴他這些話。以喘息，充滿熱情的聲音。不過，可能的話，直接把嘴湊近 PAPA 的耳邊較有效果。而且我非常喜歡 PAPA 耳朵的形狀。他耳朵內的迴廊像男人般簡潔，也相當乾淨。下次和他見面時，就這樣告訴他吧！耳朵的事，然後是流血的事。

PAPA！一般說來，應該要叫「叔叔」吧！不過，我討厭「叔叔」的叫法。那是一種不脫離

猥褻紳士與不良少女的組合。基於上述的理由，我還是想叫 PAPA！PAPA 應該很快就會習慣這種稱呼吧！至少有某種年輕女人常常如此叫像自己 PAPA，亦即比自己大兩輪以上年齡的男人，因此 PAPA 苦著一張臉接受我這個摻著撒嬌與令人生氣的稱呼。

現在我真的很在流血。很痛！心情非常愉快！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……那時一滴血也沒有看到。不過，這不是真的。或許我沒有發覺有些微的血塗在 PAPA 的武器上……由於這種事開始的瞬間，違反了我希望「壯烈出血」的期盼，導致我狼狽不堪。儀式開始時，鮮紅的血必須像水管破裂時猛烈噴出而弄髒了 PAPA 的臉。這才是我的割禮儀式，才符合切除善的包皮，使惡赤裸裸顯現的儀式。不過，事情曖昧地進行了。像 PAPA 這種艷事多得數不清的男人，對於與未成熟女孩之間沾滿犧牲與痛苦的血之契約一定深感厭煩吧！

我把餐廳的電話切換到會客室，然後打電話給 PAPA。

「早安！PAPA……是的。不過，我今天的臉像妖怪，所以不想和 PAPA 見面……還沒有化好粧啊！剛剛才起床的……嗯！我睡著了。像毀壞的娃娃睡得不醒人事。從那之後回到我的房間是

在今天早上的四點。幸虧媽媽夜晚像死人般熟睡，我只要像早上回來的貓躡手躡腳即可。因為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我就用玉米薄片加香蕉切片，再摻些櫛如樹堅果，然後澆上溫牛奶，吃完後就將傷口的疼痛收入肚子裏，然後鑽入像螺的睡眠中。沒有作夢。一覺醒來時，已經是下午一點。然後就是血！…… PAPA！還會痛。沒想到 PAPA 啊，讓我留下像用鋸子鋸裂的傷口……等傷口好了再打電話給你。然後再帶我去。……當然。是從 B 字開頭啊！再見。」

以上全是謊言。我沒有打電話。我臥在床上開始寫札記。

以下是我們昨天的談話。

「怎麼了？還覺得害怕嗎？」 PAPA 說。

「不，已經不害怕了。只是還會痛。PAPA 又是如何呢？」

「空空的。妳拍打胸部看看。好像是拍打郵筒的聲音噢！」

「啊！真的。竟然發出這種聲音，PAPA 的好像相當悲傷噢！胸中好像潮水退去後的海邊那般荒涼。有許多東西在滾來滾去。」

「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例如，許多女人的骨頭啦什麼的……」

「和女人分手時我會拿走一根骨頭。為的是取代墓碑。有的女人拔給我一根肋骨，有的給我腳的腓骨，有的剝下頭蓋央求我當盤子使用，也有慷慨給我骨盤的，各式各樣的女人都有。大家都很高興地給我骨頭。」

「總覺得像是骨頭在寂寞顫動的故事。不過，我不會給你骨頭……你想睡了嗎？」

「不，不想睡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再多聊一點。PAPA和女人做愛後，通常都說些什麼話？」

「這個嘛！我想不到。大半都不說話吧！有時從頭到尾都默不吭聲。男人是個能不說話就不想說話的動物。而女人不是滔滔不絕，就是完全不說話。妳相當多話。」

「我只是讓喉嚨咕嚕咕嚕作響，撒撒嬌而已嘛！」

「幫我拿香煙過來。」